

“对象性的活动”与“对象性直观”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徐 琴¹ 王文臣²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既是对费尔巴哈“对象性直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颠覆,从而开启了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哲学革命。“对象性的活动”原则开启了一条使“现实的人”通往“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新的道路,使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的关系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获得重新解读。

关键词: 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直观;马克思;费尔巴哈;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B5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07)06-0086-04

自费尔巴哈提出“感性对象性”原理以来,人的本质得以还原,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重新解读,唯物主义由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费尔巴哈的感性最终止步于“直观”而不能融“活动”原则于其中,这也是费尔巴哈重回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怀抱的根本原因。而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达的“对象性活动”原则,不是对近代“对象性”和“活动”的简单的连结,而是提示着一场新的哲学革命的到来。这场哲学革命对于我们从存在论的基础上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解马克思之颠覆代理性形而上学,继而理解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解读中,我们还经常看到: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按一定“比例”进行配比的产物,抑或是二者相叠加的产物。很显然,以这种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及其完成的哲学革命仍然属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思想范式。在如此语境下我们很难对马克思学说的精髓给以真实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果真如此吗?马克思如何把“对象性”和“活动”统一于“对象性活动”原则之中?马克思哲学超越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之当代性显现何以可能?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又给“现代性”语境下的我们以何种启示?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直观”及其理论贡献

在与黑格尔的思辨理性的斗争中,费尔巴哈采用“对象性直观”的方式来对抗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并且“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1] (P222)}所谓“对象性直观”,是

指费尔巴哈在对“存在”的认识上将其规定为直观的对象性,这是建立在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上的。费尔巴哈认为,倾向真实的存在,只能是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感觉对象性,一是指对象在主体之外的存在,一是指“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在这种“感性对象性”的理解下,对整个世界的把握是通过“对象性直观”即“感性直观”来实现的。“我们用耳朵不只听到流水潺潺和树叶瑟瑟的声音,而且还听到爱情和智慧的热情的音调。……因此感觉的对象不只是外在的事物,而且有内在的事物,不只是肉体,而且还有精神,不只是事物,而且还有“自我”。^{[2] (P74)}

由此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解读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基础上。正如费尔巴哈自己所言:“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2] (P107)}这个开端不再是黑格尔的理性,而是费尔巴哈所倡导的感性,或者说感性直观。“直观是生活的原则”,存在的本质是自然的本质,而自然则是人的根据。依据这一定位,费尔巴哈把自然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也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从而费尔巴哈在颠覆黑格尔思辨理性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和人——都成为了感性的存在。

然而,费尔巴哈的“光明正大的哲学”到此为止。他只是把感性客体当作直观的对象,对感性客体——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仅仅停留在单纯的直观和单纯的感觉。这种

* 收稿日期: 2007-05-30

作者简介: 徐琴(1965—),女,上海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王文臣(1976—),男,上海大学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类似于动物的感觉、单纯的直观只能是把对象看作是先在的,而不是把对象看作是在人的感性活动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费尔巴哈从感性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追求超越黑格尔的人的本质(绝对精神),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的“人”是“纯粹孤立的生物个体”而置人的社会性于不顾。费尔巴哈在进入社会领域时,以抽象的“类本质”作为出发点,“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3] (P490)}“类”便成为了人的共同属性——作为自然物的共同属性,即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这种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解与他对宗教的批判紧密相连。他始终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类始终以“上帝”这个虚无的存在来证明自己的类本质。换言之,上帝的意识就是人的类意识。费尔巴哈试图将这一人的“类本质”与他的感性对象性原理统一起来,以此便可推断出人在其对象中便可直观到“类”,从而完成人的类本质的对象性证明。就象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一样,“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费尔巴哈在此也把人的“类本质”的可直观性预设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本质。既然人的对象性存在在人之外已经预设,那么人的“类本质”的可直观性又怎能从人的对象性中推论出来呢?感性的直观又何以可能超出对象的个别性呢?费尔巴哈解释说:“经验论认为我们的观点起源于感觉,是正确的,只是经验论忘记了人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感觉对象乃是人本身,忘了意识和理智的光辉只在人注视人的视线中才呈现出来。”^{[4] (P205)}虽然费尔巴哈让我们看到了他强调人的感觉的社会性的一面,但是这种“人注视人的视线”的感性直观,“其对象先已是精神的东西了”。费尔巴哈在感性直观的道路上走到唯物主义的尽头时,费尔巴哈的“人”成了抽象的“人”,“自然界”则成了抽象的“自然界”。即使费尔巴哈也承认自然界和人是对象性的存在,人和自然界最终也未被真正统一起来;即使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最终也被湮没于近代形而上学的汪洋之中而没有完成取消“作为物性的物性”这一近代形而上学的普遍实体的任务。对于自己的感性直观,费尔巴哈解释说:“感性的本质不是源自我的头脑,它是由外部来到我面前的,它是被交付于我的,……我在它面前仅是受动的。”^{[2] (P172)}也就是说,在感性直观中,客体、直观的对象是能动的,而“我”——行为的主体却是被动的,费尔巴哈完全排斥了主体的能动性。这样的感性直观使“对象性关系”变成冷漠的、外在的、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力的“对待”而且导致其本体论观点向形而上学的一连串的倒退。^{[4] (P276)}这种倒退的结果是:即便是回到人间的“现实的人”也没有得到超越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真正解读,“现实的人”仍然没有享受到“生活世界”的阳光之普照。恩格斯批判地说:“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地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了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自然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1] (P240)}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1] (P241)}这个人就是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的声音被记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 (P54)}

“对象性的活动”取代了“对象性直观”。对对象的认识不再通过“直观”,而是通过人们的对象性的活动才能实现。这种变化不是哲学用语的变化,而是哲学根基处的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能被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所能理解的,而恰恰反映出是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颠覆与超越。一条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路向此时被揭示出来,在存在论的路向上马克思开启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对“对象性的活动”原则的阐述

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框架内,一方面,感性沦为了理性的附庸,人的本质被规定为理性的精神。自然界则成了理性预设的对象。纯粹思维也获得了理性的存在,真正的存在自身却被随之抛弃。另一方面,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把“对象性”和“活动”结合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是无法被接受的。在康德看来,理性占据绝对地位的前提下,感性只能是纯粹的受动,而“活动”——康德的“纯粹活动”作为自我意识的活动则具有能动性。“感性的活动”(对象性的活动)则成了能动的被动或被动的能动,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而终究无法被近代哲学所接受吗?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性”和“自我活动”的绝对者互不相容;在黑格尔那里,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要求扬弃的恰恰是“对象性”本身,“对象性”与“活动”的连词何以可能呢?马克思坚定地回应了这一困惑,指出只要在“工业”中被领会到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重新解读,上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我们所强调的“对象性的活动”原则,便是马克思在哲学的根基之处创造性地进行重新解读的开始。从哲学产生的根基之处来对自身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批判,是马克思发动其哲学革命之根本要义,也是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全部的问题可归结于一点: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便在于彻底颠覆近代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范式,继而展示马克思在“对象性的活动”中所开启的存在论的新境域,在这一背景下,一切存在者都要在“对象性的活动”来追寻其本质和当代意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革命的起点和基本原则:“对象性的活动”。历史地和具有革命意

义的彻底颠覆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理论”的态度,而代之以“实践”的态度,把我们对哲学的理解从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引向存在论的路向中来。理解“对象性的活动”原则对于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意义至关重要。“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6] (P105)} 马克思是如何把“对象性”和“活动”统一于“对象性活动”原则之中,继而超越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对象性活动”原则内容的深入分析,来揭示上述疑问。

第一,关于存在物的存在。西方传统本体论在致力于为存在物寻找存在依据时,总是先验地对自在之物进行设定,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不需要这种预设做前提,对一个存在物的存在的证明根本不需要逻辑先行。马克思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7] (P325)} 离开植物这个对象,太阳什么也不是,或者说植物是太阳唤起生命力量的表现。因此,对太阳的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则真实地表现为:它在自己的本质规定中包含着自己的对象。换言之,它的对象的存在就是它自身的真正的存在。植物的存在也就是太阳自身的存在。总之,存在就是一个存在物本质力量的对象性,一个存在物的存在必定是“对象性”的存在。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植物也以太阳为对象,且植物也非自在之物。

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怎么回事呢?马克思总结指出:“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惟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存在着”。“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7] (P325)} 可见,自身存在与它的对象的存在的关系原则,即“对象性的关系”原则,成为了一种全新的主客体关系,已然取代和超越了传统本体论的实体性原则,超越了主客体分离的理性原则,成为了本体论的新视域,存在论基础上的本体论变革已然展开。

第二,人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正如前述所说,存在就是一个存在物本质力量的对象性。那么人的存在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人的本质力量与其他存在物的本质力量有何区别呢?假设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只是仅仅同局部的、有限的其他存在物发生着片面的对象性的关系,则整个世界就不会全面地呈现在人地面前。根据“对象性的关系”原则,人则不是作为人而存在着,人仅仅是某种动物或植物而已。因此,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真实情况只能是:人实际上已经与整个自然界发生全面的对象性的关系。那么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何以可能呢?存在物的存在完全证明着在它自己的本质规定中已经包含着自己的对象,或者说,它的对象的存在就是

它自身的真正存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在自己的本质规定中已包含着自己的对象,即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继续做出推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便是劳动。这也正是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直观”的方式从而实现哲学的真正变革的表现。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在自己的本质规定中包含着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对象,人的存在本身包含了自然界。那么自然界和人的自身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对象性关系”被马克思陈述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乃是“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4] (P197)} 马克思“关系”原则的如是表达使得在知识论路向上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得以瓦解,从而崭露出其哲学存在论根基之处的根本性变革。

第三,对象性的存在与对象性的活动。对象的存在就是对象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举例指证的一样,太阳的对象——植物的存在——就是太阳自身的真正的存在。反之,太阳的对象——植物——也以太阳为对象。太阳和植物这种互为对象的“对象性关系”,全然指证着它们的对象性存在。这种对象性存在的全新阐释,与近代形而上学决然不同,并没有预设自在之物——在对象性原理的语境下也不需要设定自在之物。对此,马克思指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6] (P105)} 当对象性的存在被解释为对象性的活动时,所谓“主体性”便是在存在论的全新视域中被消化吸收了。^{[4] (P198)} 在费尔巴哈利用“现实的人”粉碎了自我意识的体系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并利用“对象性的活动”,最终粉碎了已经抽象化了的“现实的人”。由这种对象性所建立起来的现实性也正说明:在“纯粹活动”等自我意识那里,正像它的主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一样,这种活动也必然表现为一种非对象性的活动,绝对者上帝也必定是非对象性的存在,整个理念世界则就是抽象的思辨,最终:绝对理念本身就是无。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对象性活动”原则所揭示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第一,费尔巴哈哲学回到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怀抱;马克思哲学颠覆了整个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在存在论的路向上开启了哲学发展的新视域。费尔巴哈试图用“最现实的存在”即人的存在——“现实的人”,作为其出发点和最基本的哲学原则,去完成对黑格尔哲学从而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颠覆,创立自己的“新的光明正大的哲学”。但是费尔巴哈诉诸的手段是“感性直观”,这种手段导致的后果是:人的本质成为了意识——“类”的意识,并且“类意识”最终成了纯粹的生物學意义上的规定,从而人最终成为了抽象的人。这

在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中已被清楚的看到。最终,人及其对象世界仍然没有摆脱抽象的命运。在征服形而上学的战斗中,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战斗着的费尔巴哈被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俘虏。当马克思也站在“现实的人”的起点上时,则赋予了它根本性变革后的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与费尔巴哈的“直观”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诉诸的手段是“活动”。对于这个“活动”原则,“马克思给出了一个回答,一个在哲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回答:它无非就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即劳动,虽说它采取着异化的形式。”^{[7] (1873)}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了“劳动”概念继而提出异化劳动学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现实的人”的观点之后,进一步要求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的现实的活动和他自己的劳动结果。“现实的人”到了马克思这里进一步被创造性地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以及以“活动”为原则的对象性的存在。我们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中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感性直观”被马克思发展为了“感性的活动”,“人的活动”被理解为了“对象性的活动”。一条清晰的哲学革命的发展线索呈现在我们面前:从1844年的《手稿》马克思初步提出并初步阐述“对象性的活动”概念,到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的确立,一场对费尔巴哈的全面的批判和彻底的在存在论基础上的哲学革命已形成势如破竹之势,且以排山倒海之势与近代形而上学彻底决裂。马克思以胜利者的姿态把费尔巴哈哲学定性为“黑格尔哲学的分支”。^{[1] (1241)} 从而完成对整个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彻底超越与颠覆。

第二,“改造世界”对于“解释世界”的超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直观”理论只能解释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感性的本

质是被交付与我的,我在它面前仅是受动的。行为主体——“我”的能动性被费尔巴哈完全排斥,也就等于完全排斥了实践的作用,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理论不仅不能改造世界,连对世界的解释也流于抽象化了。在马克思看来,因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所以人改造着对象,对象也改造着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9] (187)} 对象性的活动受到客观对象的制约,因而具有受动性。同时,“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9] (186)} 也就是说,感性的活动是改造对象的活动,理所当然的需要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因而人的感性活动又具有能动性。

总之,感性活动就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马克思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把感性世界解释为能动的“活动”的结果,这样,“对象性的活动”理论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更可以用以改造世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对象性的活动”原则成熟地表述为实践。旧唯物主义不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来理解;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而要彻底颠覆旧哲学就必须运用“对象性的活动”原则,即实践原则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吴晓明 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7]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Principle Vs “Perceptual Intuition” Marx’s Surmounting Forereach

Xu Qin Wang Wenche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Marx creatively put forward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Principle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 of 1844* (hereinafter the “Manuscript”); it not only surmounted Forereach’s “Perceptual Intuition” but also overturned the modern rational metaphysics so a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based on the Existence Theory was started.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Principle created a new way to the animated life—world for the real human, which m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re—expla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ence Theory.

Key words: *Gegenstandliche* activity; *Gegenstandliche* intuition; Marx; forereach; modern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李小虎